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rmor stands in a dramatic, fiery scene. She has long dark hair and is looking upwards. Her armor is detailed with gold and red accents.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intense orange and yellow flames, suggesting a battle or a divine realm.

猎命师传奇

卷四

四面楚歌

九把刀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每段历史的动乱年代，
都有猎命师在暗处幽幽祟动着。
他们制造历史，却不被记忆……



惜命師傳奇

卷四

四面楚歌

九把刀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命师传奇 / 九把刀(Giddens)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3

ISBN 7-81036-686-6

I. 猎… II. 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671 号

本书经盖亚文化有限公司授权, 在中国内地独家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猎命师传奇(卷四)——四面楚歌

作 者: 九把刀

责任编辑: 蒋惠敏 张立琼

封面设计: 高静芳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092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ISBN 7-81036-686-6/I·163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5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3833 传真/603-90562833

E-mail:eitcckrn@pd.jaring.my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惜命师
传奇
卷四

目录

“不可诗意的刀老大”之一万元戳鸟	3
地铁里呜咽的悲伤默契	11
续四面楚歌的逆击	67



错命师传奇

卷四

四面楚歌

九把刀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命师传奇 / 九把刀(Giddens)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3

ISBN 7-81036-686-6

I. 猎… II. 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671 号

本书经盖亚文化有限公司授权, 在中国内地独家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猎命师传奇(卷四)——四面楚歌

作 者: 九把刀

责任编辑: 蒋惠敏 张立琼

封面设计: 高静芳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092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ISBN 7-81036-686-6/I·163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5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3833 传真/603-90562833

E-mail:eitcckrn@pd.jaring.my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不可诗意的刀老大”之 一万元戳鸟

以下是真实事件。

我大学念的是交大管理科学系，因为学生穷，交大的校内住宿状况始终很不错。我跟我的三个室友发生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事，后来我也在小说里用了他们的名字，当作友情的纪念。

我们四年都住在拥有酸内裤传说的男八舍，我的室友名单如下：

爱举哑铃把肉练得很难吃的石孝纶（月老），外号叫石不举（我取的，见笑了）。

没跟我们住在一起却很要好的颜劭渊（功夫），

绰号渊仔或机巴渊（王一颗取的）。

在寝室养了两只猫，“星际争霸”玩得出神入化的胸毛人叶建汉（打喷嚏），绰号健康。

唯一成绩正常大脑也正常的是王义智（打喷嚏），外号叫王一颗（我取的，见笑了）。

大二时有一天管理学上课，渊仔跟一颗在教室后面讨论起一件怪勾当。

一颗淡淡然说道，如果渊仔愿意付一万块钱，他可以让渊仔戳小鸟一下。

是的你没有看错，渊仔也没有听错，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烂交易。于是很爱逞强的渊仔在下课后立刻跑去邮局提了十张千元大钞，跑去我们的寝室跷二郎腿，气焰嚣张。

记得当时是中午，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盒便当谈判。而健康不在寝室。

“别以为我不敢，喏，一万块，我要戳你的小鸟。”渊仔恶狠狠道，手里挥舞钞票。

“好啊！”一颗嘻嘻笑，立刻将便当放下，两条腿张开。

好羡慕喔，当时的我跟石不举神色复杂地相看了一眼。哎，这种戳鸟钱真是好赚，同样是父母生的，却偏偏轮不到我们。鸟生下来，到现在一点经

济贡献都没有。

“不过，你要把牛仔裤换下来，换成运动裤或内裤，这样截起来才爽！”渊仔恐吓道，眼睛瞪大。

“不要，我又没有说要穿什么裤子，我就是要穿牛仔裤给你截鸟。”王一颗愣了一下，拒绝。

“我出钱的耶，怎么截你的鸟是我的事，你不仅不可以穿牛仔裤，而且要站在走廊上给我截，让大家都看到。”渊仔冷冷地说，耳根子却红了。

啊，我懂了。果然是渊仔的机巴个性。

渊仔毕竟还是正常人，花一万块截鸟这种事实在太笨（或太浪费），他是不肯真干的。但话都说话出去了，为了不给人说“没种又吝啬”，渊仔只好硬着头皮上阵，试图用越来越严苛的截鸟条件使王一颗自动放弃，成为一个“不敢给截鸟的孬种”。

“不行，我在寝室给你截就好了。”王一颗坚持，颇不自在。

“好，那我就叫大家进来看，看我截你鸟。我花一万块耶！我敢花一万块耶！”渊仔强调他的出手大方，脖子却红得像烧铁。

“只能截十秒。”王一颗有点生气，毕竟小鸟被这样论斤计两的恐吓，实在怪怪。

“至少要截三十秒。”渊仔伸出手，颇有力道地

虚抓空气一下。

“十秒。十秒就已经很多了。”王一颗恼怒。

“三十秒！怎样？你是不是不敢？”渊仔冷笑，得意起来。其实他心底怕得要死。

石不举终于忍不住了。

“好啦这样啦，我一万块，给你戳四十秒。”石不举乱入，大方撇开大腿。

混蛋！居然早我一步！

“我一万块，戳鸟五十秒。”我从鼻孔喷气，拍拍裤裆。小GG，世道艰险，人生多难，你要勇敢，你要坚强。

“我一分钟。”石不举瞪着我。

“我八千块一分钟！”我不遑多让。

“我八千块两分钟！”石不举的额头上爆出青筋。

“我六千块两分钟！”我不屑道，其实裤裆隐隐发冷。

“我六千块五分钟！”石不举举起哑铃，作势要丢向我。

“你不怕被戳这么久，一个不留神就射出来吗？”我淡淡地说。

渊仔打断我们的对话，继续他跟王一颗之间的

倔强角力。

“石不举、九把刀都给我闭嘴，我才不想截你们的鸟。今天我就是要截王一颗的。我跟你说，就算只截十秒，我也会将你小鸟截到烂掉，烂掉，是整个烂掉！”渊仔整张脸都红了，语气却益加严峻。

“干机巴渊，为什么要花一万块钱把我的鸟截到烂掉！”王一颗忿忿不平。

“我花一万块钱，我爱怎么截就怎么截，绝对要截到你送医院。”渊仔伸出爪子，在空中一挤，然后一扭，又一扭。我仿佛可以看见蛋壳破裂、蛋黄流出的惨状。

“干，我不给你截了！我看你根本就不敢花一万块！”王一颗勃然大怒。

“你说我不敢！干，我今天就是要花一万块截爆你的鸟！”渊仔给踩到痛处，怒不可遏。

此时胸毛乱长的健康蓬头垢面回寝室，勉强打断争吵，渊仔趁机拂钞而去。健康嗅到气氛不对，问刚刚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跟石不举怎么解释健康就是不信，认为我们在唬烂他。不能怪健康，这种事本来就很唬烂。而王一颗面色难看地吃着冷掉的便当，一边干骂渊仔存心侮辱人（我看是因为没赚

到一万块在生气)。

后来王一颗跟渊仔陷入冷战，好几个星期都不讲话，上课也都离得远远。真的是超蠢，就为了从一开始就不正常的戳鸟，讲出去也没什么光彩，多年以后还要被当作家的朋友拿出来乱写序，多么不堪。

后来大三时我们室友间又打了个更扯的赌，赌约内容烂到翻掉。

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不，另一个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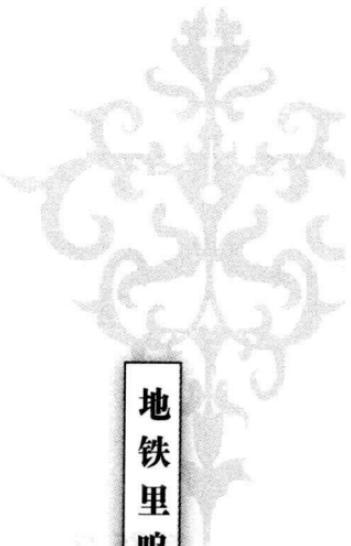




惜命师
传奇
卷四

目录

“不可诗意的刀老大”之一万元戳鸟	3
地铁里呜咽的悲伤默契	11
续四面楚歌的逆击	67



地铁里呜咽的悲伤默契

第85章

“从今而后，世世代代的猎命师，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二〇一五年。

深夜的东方之珠，香港。

旺角地铁站早已关闭，除了几个脸色疲惫的警卫在管理室喝着冻奶、打牌解闷，所有监视器拍摄得到的地方，全面禁止通行。

但对一群惯于在城市各危险角落穿梭自如的猎命师来说，所有的“禁止”符号不过是偶尔参考一下的玩意，一个不留神，很容易就视而不见。

“啪。”

咚，咚。咚。

一道简洁流畅的手刀划过，三个警卫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从椅子上摔倒，桌上冻奶被晃过的手推翻，褐色的饮料汁液沿桌缘泼洒下去。

二十多台监视器的总开关，被按下了停止钮。

没有多余的交谈赘语，由面无表情的乌倚在前领路，六个猎命师快速通过昏暗的月台，走进这个城市的底窍。

再美丽的城市，地底下总是积淀着厚重的尘埃，深埋着城市无数岁月的排泄。

而接连两个月台间的隧道，在熄灯后就像某种软体动物的腔肠，幽长，混浊，又流溢着些许神秘的不安。

父亲乌倚的背影在跟在后头的乌拉拉看起来，依旧是那么陌生。

强大，但不可靠。

乌拉拉看了身边的哥一眼。哥哥才是信赖的代名词。